

组织思乐初中学生 投奔革命忆述

陈 扬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共思明（思乐、宁明、明江、崇善四县简称）工委领导成员施芝华同志，布置我设法进入思乐县初中当老师，开展地下工作。主要是发动一批学生出来参加革命，为思明地区的解放斗争和人民政权建设输送力量。

二月初，通过社会关系的推荐，我便进入思乐初中工作。开学初，因为我也是刚从学校毕业出来不久，从未教过书，所以首先集中精力搞好教学，以便在师生中建立威信，取得他们的尊重和好感，为今后开展工作打好基础。同时一面观察师生对时局的态度，物色教育对象，考虑工作方法和选择工作时机。

我进入思乐初中的时候，正是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精锐主力已被歼灭，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出面表示愿与我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候。在这样一个黑暗将被战胜，人民将获解放的翻天覆地的历史转折关头，人们在政治上都显得特别敏感和早熟，即使十五、六岁的中学生，也都在关注和谈论时局的变化，教师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并不用花很大的力气，

只在一旁观察和倾听，就基本掌握了师生的思想动态。当时师生谈论的问题，主要是这次和谈能否成功？如果和谈破裂，战局将会如何发展？国民党能否保住长江以南这半壁山河？共产党能否乘胜前进，南渡长江，占领全国？师生谈论这些问题时，有的在公开场合，有的是三、五成群，窃窃私议。综合师生对时局的看法，大体有几种类型：一种认为，辽沈等三大战役之后，国军主力已被消灭，共军已立于不败之地。政府要战胜共军，已无可能。现在与共产党实行和平，是最好的出路。少数倾向革命的人，认为如果不和，国民党是败定了的。第二种认为，目前双方力量相差还不小，国军损失虽重，但还有长江天堑可守，还有半壁山河可据，加上美国支持，谁胜谁负，还很难说。但他们大都希望和平停战，两党同心协力，与民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第三种认为，和谈如果不成，共军也过不了长江，最多两党划江而治。这种看法在公开场合谈的最多。但除少数对国民党仍抱有幻想或个别坚持反动立场的教师外，持这种说法的，并不完全反映他们的真实思想，有的是怕国民党迫害，故意这么说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接触和交谈，我发现三年级学生邓治安，谢宏对时局有较正确认识，流露了倾向革命，期望共产党的思想，我便以他们两人作为培养的重点。教师中发现了郭绍熙、陈济森对国民党统治强烈不满，对解放军的胜利感到高兴，我就在课余饭后多和他们交谈，着重建立友谊，增进感情，进一步摸清他们的出身经历，社会背景和对时局发展的看法。另外也发现了农业教师黎子仁，他是思乐县伪参议长黎东瑞的儿子，在谈论时局时，总是为国民党说

话，诋毁共产党，这是一个危险人物。不巧，我的住房正与他隔壁，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眼皮之下。因此，我除了特别提防之外，对他采取了不冷不热，以礼相待的态度。每当他发表反共议论时，我也不当面对驳，尽量以不问国事的灰色面目出现，因为此时此地，他的议论已无多大市场，解放军胜利进军的炮声，对他的反共言论已作了最有力的反击。总之，那时希望和坚持国民党不会败的是极个别的，预见到共产党必胜的也只是少数。多数人是内心不满国民党，希望共产党胜利，但对共军能否打败国民党，仍有怀疑。对这些师生，在接触中，我就因势利导，有意无意地讲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历史故事，引导他们对比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力量的消长来认识未来历史的走向，让他们自己在心中得出国民党多行不义，民心丧尽，由强变弱，必败无疑。共产党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的结论。

上述我对思乐初中师生政治思想的分析估计和进行工作的方式、方法，都是不断地向地下党组织汇报请示，并得到同意和在芝华同志的具体指导下进行的。

时序很快进入四月，国民党最终拒绝和谈，继续负隅顽抗，徒作垂死挣扎。解放军于四月二十一日发起声势浩大的渡江战役，百万雄师下江南，仅仅经过三天战斗，就胜利渡江，解放了国民党盘踞二十二年的老巢——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灭亡。

渡江胜利，敲响了国民党的丧钟，进步师生无不喜形于色，欢欣鼓舞。原来坚持共军过不了江的黎子仁，噤若寒蝉，不敢作声了。原来对谁胜谁败存疑的多数师生，看到局势如此急转直下，鹿死谁手，已是洞若观火了。奇怪的是此

时公开谈论时局的人反而不多了。经我深入了解，原来大家心里明白，国民党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垂泪对宫娥”的日子不远了。大家关心的问题，已由谁胜谁负转到猜测解放军什么时候可能打到广西，解放这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当然是不能公开议论的，担心反动派的迫害嘛。所以“此时无声胜有声”，人们正在“于无声处听惊雷，在黑暗中盼黎明”哩！尽管人们担心国民党的迫害，仍压抑不了他们对新中国即将来临的喜悦。在私下议论中，不时流露出向往未来的激情。如五十多岁的教导主任刘田，是全校最老的教师，经常在酒后说，现在时局动荡，天下纷争，大胆有马骑。暗示国民党末日已经来临，现在谁有勇气去参加游击队，将来一定有官做。虽然宣扬的是胜者为王的改朝换代的封建思想，但他确实道出了国民党必败的这个真理，表达了对新中国的期待。

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节节胜利中，地下党指示我要加快速度，芝华同志约我秘密到雷茅村邓德威同志家，亲自作了具体部署。还要我积极、慎重地发展一些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这之前，我已在三年级中培养邓治安、谢宏、凌沛猷、黄衍福、黄彪等进步学生，在我的启发下，他们由盼望解放到萌发了参加斗争的愿望。三月底或四月初，我正式向邓治安、谢宏表明我的身份，并吸收他们参加地下工作。我布置他们进一步在同学中开展活动。通过时事漫谈，摸清同学们对时局的思想变化。在帮助他们认清国民党统治的日子不长了的基础上，启发他们参加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觉悟。有了觉悟时，还不能暴露自己与地下党的关系，只说，我与你也有同感，也想参加革命。

你同游击队是否有联系？我正在想法找游击队，如果你先找到，介绍我参加，我找到了，也通知你。此后，再经过一些时日的观察，成熟时，再在组织上发展他们。根据地下党工作的纪律，在发展他们参加地下工作之后，也不能暴露我与你们的关系。你们发展了的同学，通过他们再去发展新的同学时，也不能让他们暴露与你们的关系。这就是单线联系波浪式地发展的地下工作纪律。凌沛猷等几个同学，我还继续联系教育，但组织上也由邓、谢两人去发展。郭绍熙、陈济森老师的工作，则由我负责，我也不向邓、谢两生暴露他们的思想情况。

我在学校工作的同时，还与伪县府科员谢维忠和余印凡（兰平）组成了一个地工小组。各有分工，党组织上没有发生横的关系，都由芝华同志直接领导。我们彼此当时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党员。但我们几乎天天碰头，交换情况。那时是夏天，每天晚饭后都到河边洗凉，河中心的水才齐腰深，避开人群，在河中心交谈，无人注意，安全极了。约五月初，谢维忠同志侦知一起敌保安队袭击游击队的军事计划，当晚我即写好情报，交给谢宏，要他在学校熄灯时与同学一样上床睡觉，待同学睡熟后再偷偷起来，秘密送到离学校十二、三里路的三叉田地下交通站，要在同学起床前赶回来睡觉。这样他一路小跑，用了三个多小时来回，回到学校真的美美地睡了一觉，学校才打起床钟。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任务。那年他只不过十五、六岁。

五月中，游击队准备在越盟部队（越南共军）配合下，攻打思乐县城。要我及时报告县城敌军兵力部署情况，并作好攻城时接应工作。接着为了详细了解敌军布防情况，地下

党又派二十三团副团长吴学和几位越南同志，装成农民赶圩的样子，由我在中学门口接应引导到兰平同志的家。他们走遍县城街巷，吴学还由谢维忠利用当时中午休息时间进入伪县府大院进行侦察。后来部队因故不打思乐，改于六月下旬配合左江支队攻打并解放了宁明县城。

五月底六月初，我发展邓治安、谢宏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他们显得十分兴奋和激动。我提醒他们，今后工作任务更艰巨，要更冷静、沉着、小心，告诉已联络的同学，不要再公开发表过激言论，以免惊动敌人，要学会伪装自己，才能在敌人的肚皮中和他们作斗争。

六月底，当时联络起来的学生已有三十多人，芝华同志指示我要及时做好行动的准备工作，争取在放暑假后就拉出去。为了保证行动胜利，准备工作必须十分过细。因为他们多数都是十五、六岁的青少年，其中还有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易大安的兒子易鹤年，思乐县民团副司令柯显明的侄子柯继芳。由于他们缺乏生活和斗争经验，对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往往为解放军的胜利和出于对革命的热情，容易冲动，忘记保密，难免有意无意地泄密，这是我当时最担心的。因此，我与邓治安、谢宏反复研究，对在什么时候，提前多少时间通知他们行动的日期，作了严格的规定。我把这些学生分为几个层次来布置。对家在农村的同学，放暑假他们回家时，就告诉行动日期，集中地点，由他们按时前去集中，不再回县城。对家在县城的，他们从来未离开过父母家庭独立生活过，有的年纪还较小，家庭生活较优裕，因此，除了讲清参加革命是他们勇敢的抉择，光荣的行动之外，也如实说明游击斗争是艰苦的，要有吃苦和必要时为人民作牺

牲的思想准备。如果他们仍表现坚定，毫无犹豫的，就告诉他们行动时间大体在放暑假后几天，临走前一二天才告诉准确的时间、出走路线和集中地点。出走之前，对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学及任何人，都要严守秘密。对于年纪十四、五岁的，要特别观察他们的反应，稍有犹豫的，就安慰他们，有困难就不一定出去，留下来读书，解放了仍可参加革命。只有确信他们有勇气不怕苦的精神准备时，才告诉有关行动的准备情况，在行动前的一天晚上才能告诉他们出去的时间，路线、地点。对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的儿子易鹤年和县民团副司令的侄子柯继芳，要更慎重。并不是不信任他们，他们当时的表现是积极的难能可贵的。只是在残酷的地下斗争环境下，考虑他们还年轻，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稍有破绽，就会为其父母看出，行动就会遭到镇压，所以我们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对他们两人，只能说出去打游击的事，现在与游击队还未联系得上，能否出去，什么时候出去，还要等联系。但要做好随时可走的准备，不要带东西，多穿一、二件换洗衣服即可。我并指定邓治安、谢宏分别联系一人。在行动前夜，才能告诉他，从明天起，三天之内不要出去玩，一定在家等候。只要见我在你家门口走过，看我眼色，我走那里，你就跟出来就是了。对于郭、陈两位老师，虽然思想进步，同情革命，但要求参加游击不太迫切，经汇报芝华同志，行动的事就不向他们透露了。

经过上述周密部署，最后在学校放假前夕与施芝华，巫懋胜同志商定七月十九日行动。由巫懋胜在离县城约三十华里的那才村等候我们。七月十八日中午，我约谢维忠在兰平家开最后一次会。明确明天我先出去，他们二人留下来观察

一下我们出去之后各方面的反应，他们什么时候出去，再与芝华同志商量。

七月十九日上午，天气晴朗，红日高照，阳光灿烂，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思乐初中二十多名年轻的初生之犊，满怀革命激情，兴奋无比地按我们布置的路线，分别由东、南、西几个方向出城，奔向光明。在中午十一点多全部安全齐集那才村地下交通站。由海渊小学教师、地下党员邓德威组织出来的小学教师陈壁龙等同志，也同时到达。加上已在农村等候的同学，达三十多人。在那才稍事休息，吃了点粥，即由巫懋胜、韦品钦同志，率领武工队护送他们向上思县境进发，直奔中共十万山——地委所在防城县那良镇举办的“钦防公学”。我则与李莹、李旭贤同志转到板棍乡山区工作。大约过了一个月，谢维忠、兰平及早经地下党教育联系的伪县府科员施政、黄锡杰，陆俊庭等同志也先后起义出来。这次思明工委组织领导的这一活动，从政治上给国民党地方政府予沉重的打击，广大人民受到极大鼓舞。

学生行动那天上午约十点钟，有些家长找不见孩子回家吃饭，相互一问，竟有二十多人不见孩子。不知谁说了一句，可能去投共产党吧？于是县城沸腾，惊动了伪县府。他们四处查问，有的说见从西街出思州，可能去北江游击区了；有的说见从丁字街出马洞，可能去那才游击区吧！伪县府急急忙忙组织二十多名军警，由伪警长带领向北江方向追，到了思州一问，群众说，我们一早就在这里劳动，并没有什么学生走过。他们知道上当了，立即横插雷茅岭，直扑那才。待走到离城十多里的那候粥铺，已经是烈日当空的十二点多了。他们问粥铺老人和在那里休息的群众学生去向，由

于群众恨透了反动派，有意保护这批学生，便故意吓唬他们说，大约二小时前，确有一批学生转入对面山路，向那才方向去了。另外在对面山头见有十几个带枪的人，似乎还有一挺机枪，可能是游击队来接应的。（其实并无此事）伪警长怕中埋伏，便借口天气太热，要休息一会。待过了近一个小时，才慢慢向那才追去，待他们到达那才时，同学们已经离开三个多小时了。

学生投奔革命的义举，震动了附近几个县，群众到处议论。有的说，十几岁的学生都敢反对政府，参加游击，人心向背如此，看来国民党气数已尽，败局已定了。有的说，这些孩子有吃有穿有书读，他们图什么呢？连县党部书记长的儿子，民团副司令的侄子都反对他们的老子、叔叔，国民党是没有希望了，看来共产党得天下是天意了！学生行动后，我们又发表了《宣言》，号召思明地区的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迅速起来，参加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最后斗争。这对推动思明地区游击斗争，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学生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震怒。南宁市国民党《中央日报》桂林分版在八月发表了题为《“共匪”诱骗学生，专署伤加防范》的消息，报道了思乐初中学生行动的情况，要各县政府对学生要严加控制。思乐伪县长更是老羞成怒，迫害我家。八月底，逮捕我父亲，迫令我回去“自首”。九月又逮捕我母亲。一时城内有些名望而公正的商人，亲朋，纷纷发话，说儿子“犯法”，不能拿父母顶罪，何况书记长，副司令也有亲子亲侄投共，不也有责吗？在社会公正舆论压力下，他们才不敢对我父母下毒手，但仍拒不放人。直到十二月初南宁解放，伪县府头目卷铺盖作猢猻散之时，才不了

了之，得以脱险归来。

出去的同学在“钦防公学”作短期学习之后，少部分被留在钦防地区工作，大部分回到思明地区，分别参加主力部队或武工队，为解放思明地区人民，接收敌伪政权，作出了贡献。

弄蓬之战

朱日成

桂西南的革命根据地，是建立在靖西和镇边两县之间，故称靖镇区。一九四七年夏，靖镇部队武装起义之后，不但威胁到镇边，同时威胁到靖西。看来反动派的反共计划是统一的，他们在镇边县的百合，靖西县的南坡，布置同等的兵力。其目的是：既可配合进剿，又可分开防御。反动头子们那里会想到他们还有个共同的命运。

靖西县民团副司令张卓然毕业于黄埔军校，略谙兵书。可是他的官运不辰，失志于行伍，民团副司令的这份差事，也许他是出于无奈。共产党在平孟发动起义，反动头子们调兵遣将，作为民团副司令的张卓然，义不容辞地服从命令，他率领二百多民团和一个连的保安队，进驻山区要塞南坡圩。当他听到百合守军全军覆灭的消息，不禁胆震心惊，但他毕竟

是老行伍，对于得来的消息，在还没有真正证实之前，始终保持着不得不信，也不能全信。不可能使他全信的是：据掌握的情况，靖镇的“土共”那有如此神通？更不能相信百合的保安队，是一支豆腐兵。但是人言可畏，无风不起浪，应该一切谨慎从事。怎么办？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如先将队伍撤出南坡，安置的一条退路，万一那些“土共”长出了三头六臂，真正进攻南坡，那他下一步即退回安德，再一步就是退回靖西，因为他是本地人，地形熟悉，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十分机动的地点弄蓬村作为第一个落脚点。

弄蓬村三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庄，居住在东西两排高山之间的峡谷。这里没有河流，也没有水田，只有一条从靖西经安德通往南坡的马驮人行山路，沿村边而过。可以想见张卓然有一定的军事水平，因为这里有高山可恃，有险隘可守，用不着很多兵力，有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进可控制南坡，退可投奔安德，万一敌方来了千军万马，尚可利用其众山之险，或者坚守待援，或者绕山而逃，只要不麻痹，不上当，并不希望打大仗立奇功，只图保住本钱回头交差，这份副司令当与不当不要紧，但求老命不死，即解甲归田，就是三生有幸了。

我军全胜于百合之后，乘胜前进，日夜兼程，队伍于午夜登上果梨山区，走了三十多里的石山路，穿过了寂静的南坡圩，进驻了根据地棟蒙村。地方工作人员为接应部队往返繁忙。这些现象反映了当年的革命根据的特征。

战士在休息，指挥员在帷幄，确定兵分三路围以歼之。第二连负责主攻，为堵死敌人的退路，主攻方向选择安德至弄蓬那条大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敌营。第一连于

拂晓前，占据弄蓬村后的高山隘口，目的是堵死敌人第二条退路，配合第二连对弄蓬村两面夹攻。因考虑石山地区地形复杂，敌人可以利用石岩洞穴负隅顽抗，因第一连派出一个排，预先占据隘口右边的小石山。为了适应当时的地形，又兵分两路，二排坚守隘口，我带领一排和六〇炮，插进隘口左边山脚下，各自占领地形地物，一字形散开。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对正面攻击用兵不宜多，投入两个连已经是足够了，我军的主力，仍然做为机动力量和指挥部一起，占据弄蓬村对面的高地。还有从弄蓬村到南坡的隘口，本是十分险要的地方，也许敌人疏忽不设任何防守，因为靖镇部队都是本地人，路熟人熟，就把卡守这里的任务，交由当地部队。这样象天罗地网的兵力部署，纵使张卓然有通天的本领，也插翼难逃。

鬼眼神足的向导，带着第一连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程，才到达弄蓬东侧，山路崎岖难走，只有本地的山里人才善于走这些路。在黑夜里，战士们一个拉着一个，前头的那个，紧紧地拉着向导，像蚂蚁爬行那样，摸着石头缓缓前进，好不容易在黎明前到达了预定地点。站在高山上，远见东方微明，眼下的弄蓬村，仍然是黑幕重重万籁俱寂，经仔细观察，几百米开外，露出萤火般的灯火，可以断定那里就是敌人的营地了。

山谷中迟到的阳光，终于到来了。

“站住！你们是什么部队？”敌人的问话声打破早晨的宁静，传到每一个战士的耳中，预示战斗就要开始了！

“我们是保安队！”

“请派一个人进来，其他暂且不动！”

嘟嘟嘟！一个机枪点发，那个问话的家伙应声倒地。枪声飞进了敌营，三十个保安队拖着一挺轻机，象疯狗似的向第二连的尖兵排冲过来。

嘀的哒，嘀嘀嘀……！我军的冲锋号从弄蓬村对面的山头上吹响了！

嘀的哒，嘀嘀嘀……！同样的号声在弄蓬村的敌营中传出来。这时候双方的冲锋号声，密集的枪声，夹杂着双方的喊杀声，汇成一股巨大的声浪在山谷回应。英雄的第二连展开了全面火力，三挺机枪一齐开火，主力部队的重机和轻机，象暴风雨般的向敌阵猛袭，不到三分钟，敌人的冲杀声消失了，玉米地上躺下多具尸体。这时第二连群起冲锋，当尖兵排刚提起头来，忽然一轮枪声从玉米地里射过来，幸好我军没有伤亡。尖兵排受到这一突如其来的威胁，冲锋队伍被压下去。枪声继续不停，班长阿色已看清是一个敌人操着一挺轻机龟缩在一个小洞穴里，通过他的点发，控制我们一个排的行动。阿色他自己一人离开尖兵排，急步绕道到达那个洞穴顶上，清楚地看见那个家伙正在洋洋得意地进行射击。轰！的一声巨响，阿色的手榴弹在洞穴里开了花，敌人的机枪哑了，第二连发起总攻，队伍冲到离敌营只有二百米左右，忽然听到“嘀哒”一声，原来是敌人正在发起冲锋，村里的敌人倾巢而出。但是那冲锋号突然哑了，敌阵中出现混乱，加上我军强大的火力，把敌人打得尸横遍野，第二连战士发挥各自的射击特长，迫使敌人无法招架，不得不缩回营地坚守。

剧烈的战斗已经打了两三个回合，我第一连仍然按兵不动，因为我连阵地比弄蓬村还高，对前面的一切都看得十分清楚。开炮的时机到了。我命“六〇炮，目标敌营，预备：

放！”轰！轰！两发炮弹不偏不倚地命中了敌人的营地。龟缩在屋子里的敌人，象被捅穿了的蜂窝，一哄而散四处逃命。但是那些死不认输的保安队，还是紧握手中枪，向弄蓬右边崖下冲去，企图找寻洞穴躲藏或据岩顽抗。果然不出所料，我连第三排的战士，早已准备投手榴弹，当敌人将要接近崖下时，一排手榴弹从崖顶掷落，敌人又倒了一批。过了片刻，敌人撤到村后的隘口。其中有人在指手划脚，一大帮站了起来，向着我第一连阵地拼命地冲过来，十分明显，这股敌人是企图夺路逃命。第一连战士等之已久，等到敌人步步冲近时，打！一声号令机枪步枪一齐开火，这股顽敌应声倒下了大半，剩下的只好乖乖地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这时我带一排人枪冲出阵地，一面收缴投降者的武器，一面射杀还在顽抗的残敌。当我到一个弯角处，见到一个敌兵跪在地上举着双手，全身发抖，战士收缴了他的武器，我对他开始审问：

“你是什么人？”

“我是保安队的士兵！”

“你们的指挥官在哪里？”

“我的连长已死了！”

“还有未死的在哪里？”

“有个副司令是总指挥，他还没有死，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听了当即断定那个副司令就是张卓然，我便和一排长左成同志一起专门搜索。

两位战士的枪口已经对着一个戴高大铅帽的军官。一位战士向我报告：“报告指导员！我们抓到了一个大官，我们想把他绑起来送指挥部……”我用雷州话对战士说：“不必

绑，让我来审他！”这时我默不作声地站在这个军官的面前，仔细端详其一举一动，他就是民团副司令张卓然。

一个指挥官在战场上当了俘虏，乃是个莫大的耻辱，一般是六神无主胆战心惊，或者是跪地求饶。可是站在眼前的张卓然完全不一样，他面不变色，心不跳，神态自若，衣冠整然，丝毫不露战败者的狼狈形象。这时候战场上的枪声，仍然断断续续地响着，可是他却若无其事的站在池塘旁边，右手提着一只军用水壶，左手抓住一块干肉，一面啃着干肉，一面饮，也可能是等待着站在他背后的共产兵赐他一粒“花生米”，送他上西天。

“你是什么人？”我问。

“我是靖西县民团副司令，名叫张卓然。”他广州话讲得十分流利。

“你是什么地方人？”

“靖西县人！”

“你的武器在哪里？”

“你们的弟兄已经收去了！”

“你的文件在哪里？”

“在那个楼上！”他转身指着一座高栏屋说。

左排长上楼去搜见一只皮包，对他问：“就是这些吗？”

“是的！就是这些！”

这时候我考虑这家伙旁若无人地饮了又饮，闻其味无疑是烧酒，也许他是个酒鬼，一醉解千愁，也许是借醉壮胆，待机而动；顽固到底或者是服毒自杀而“成仁”。如此几种情况都有可能。万一是服毒自杀，其后果就不好了！所以我立即给予制止。

“你所饮的吃的是什么东西？”我问。

“有哩！烧酒！牛肉巴！”他很自然地说。我立即命战士将他手中的东西取下来，不让他再喝下去。没想他竟敢反驳说：“是烧酒嘛！是牛肉巴嘛，不是武器嘛！”我的态度严肃地对他说：“住口！你现在是俘虏，不是贵客，知道吗？”战士把他那块牛肉干掷出很远很远，再把那壶烧酒咕噜咕噜地倒到池塘里去。张卓然眼看心痛，露出十分可惜的表情。为了进一步谨慎，我亲自搜查他全身，竟然从小口袋里搜出一把精致的小刀，我对他宣布没收这把小刀。这家伙真的不懂得当俘虏是什么味道，他再次抗议地说：“不行！这把小刀是李济深先生送我做纪念的，你要不得！”我想这家伙已是得意忘形，就大声喝他说：“你要明白点，当俘虏还能带刀吗？”当时他自知理亏，默不作声。这时战场上的顽敌，十分狡猾地掩蔽于石头间，专门对付我军的战士，而我军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法用优势火力来消灭他们，虽然数量不多，但危险性很大，一不小心，就要付出牺牲。我想此时此刻何不利用这个副司令的威力呢？当下严肃地给他命令：

“张卓然！”

“有！”他还没忘记一个军人的规矩，咔嚓一声立正回答。

“现在要你服从我的命令！”我说。

“愿意服从！”

“我要你用副司令的身份，命令你的部属，立即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我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相信你也知道的。如若不然，悔之莫及。明白吗？”

“明白！明白！”张卓然诚服之后，来个大跨步登上一

块巨石，用其两手拱成喇叭形拉开喉咙大声疾呼：“民团的弟兄们！保安队的兄弟们！你们听着，我是你们的副司令张卓然，现在你们不能再打了，放下武器投降吧！请放心，解放军会宽大你们的！”他照样地反复喊了数次之后，果然枪声停止了。

战斗持续不到一小时，镇守弄蓬村的保安队和民团，全军覆灭，上至副司令，下至伙夫无一漏网。打得干脆利落，但收获不大，除了一挺轻机和三百多支长短枪之外，其他军用物资寥寥无几。一连老战士马官护同志英勇牺牲。民兵将烈士的遗体运回革命根据地棟蒙村安葬。屈指四十余年，棟蒙村的群众，尤其是村小学的师生，把烈士的坟墓当为自家的祖坟，每年清明添土拜扫。

按：被俘的张卓然，他接受了党的教育而且接受党的任务，千方百计地瞒过反动派，回到靖西原籍，秘密为党做了许多工作。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委任为×区副区长。文革前因饮酒过量而病逝。

